

长安 粟特艺术史

Chang'an
Sogdian Art History

单海澜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安粟特艺术史/单海澜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 - 7 - 5518 - 1164 - 4

I. ①长… II. ①单… III. ①古代民族 - 艺术
史 - 研究 - 中国 - 唐代 IV. ①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2748 号

长安粟特艺术史

单海澜 著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奇良海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518 - 1164 - 4
定 价 79.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s.cn>

自序

在美术史的领域内，东西方的美术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属于文化传播学和比较艺术学范畴的一门学科。这部分是美术史中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在多种文化和艺术碰撞下产生的火花，这里既有坚持和妥协，又有选择和放弃，也有改造和融合。有的美术交流是艺术品或图像的传播，有的美术交流则是在民族迁徙的背景之下必然产生的。显然，入华粟特人的艺术史属于后者。

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先生（1900～1966）在其著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曾揭示过中外美术交流史上的两次高潮，一次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原与中、西亚的文明交流，另一次是明清之际西洋艺术的传入。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的中外美术交流是以丝绸之路为依托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从中国中原地区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在两汉至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曾活跃一时，各民族的商队、使团、官军、僧侣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在这条通道上东来西往。中亚的粟特地区地处丝绸之路的中道上，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善于经商的民族特点，使粟特人成为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业民族。长安城是汉唐之间中国最伟大的城市，也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这里一直是胡人聚居最重要的地方，长安的繁荣、富庶和开放吸引了大批的粟特人纷至沓来，从商和定居。王镛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外美术交流史》中说到：“文化传播者的身份往往决定所传播文化的特征。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交流的中介人物即艺术传播者的身份对所传播艺术的特征所起的作用。”粟特文化的传播者长于经商，骁勇善战，能歌善舞，信奉拜火教，他们对中国汉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多元化

面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0世纪末开始陆续出土了几个粟特人的墓葬，为我们补充了图像上的空白，使我们对于粟特人的家居生活、宗教信仰、政治往来、民情葬俗等方面都有了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引导学界去关注、印证了一些散存的文物。目前有关入华粟特人图像的几个比较重大的考古发现，主要包括太原隋代虞弘墓、西安北周安伽墓、西安北周史君墓、西安北周康业墓、甘肃天水石棺床、安阳北齐石棺床、Miho 博物馆所藏石棺床、河南隋代安备墓石棺床等等，显然西安的出土较为集中，这也是因为在长安聚居的粟特人更多的原故。特别是安伽墓和史君墓中的石刻，为我们展示了更为丰富、更为典型、更为精美的入华粟特人的图像，对史学界的研究是极大的补充。这本《长安粟特艺术史》以长安为中心，主要讨论了西安北郊出土的三座北周时期的粟特人的墓葬，并试着探析了入华粟特人美术中的一些重要的主题图像，通过这些葬具、葬俗和美术图像的分析，意图揭示中原汉文化与外来的粟特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尽管随着多座入华粟特人墓葬的出土，粟特问题的研究一时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对于粟特艺术和图像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的空白和疑问之处。笔者希望能够通过这本《长安粟特艺术史》引起更多的人去关注入华粟特人的诸多问题，进而去关注中古时期众多外来民族的文化艺术，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粟特人在长安的活跃度和粟特文化给予中原文化的影响度，远比我们想象的和文献史籍中记载的要更多更深，粟特人所留下的美术图像主要集中在安伽、史君和康业墓中，除了这三座墓葬之外，粟特人的文化痕迹还留存在汉唐之间美术的各个领域，壁画、陶俑、三彩、丝织品、金银器等方方面面都有大量粟特人的形象和他们的文化踪迹。只是由于时间的短促，这些原列在本书大纲上的内容，最终没能够完成，实为笔者的遗憾。

目 录

第一章 粟特人与琐罗亚斯德教 /1

第一节 历史上的粟特人与粟特地区 /3

 历史上的粟特地区 /5

 粟特地区的历史 /8

第二节 粟特人与琐罗亚斯德教 /16

第二章 粟特人的东迁与聚落 /25

第一节 粟特人的东迁 /27

第二节 丝路明珠 /32

第三节 聚落与萨保 /36

第三章 祜教东传 /41

第一节 祜教传入中国 /43

第二节 祜教与神、祆祠 /46

第四章 粟特人在长安 /51

第一节 汉至北朝时期的人华粟特人 /53

第二节 隋代大兴城的人华粟特人 /60

第三节 唐代长安的人华粟特人 /62

第四节 安史之乱以后的人华粟特人 /70

第五章 长安地区的粟特人艺术 /85

第一节 墓葬美术中的粟特人 /86

安伽墓 /89

史君墓 /131

康业墓 /175

第二节 石刻碑志上的粟特人 /192

第三节 旅居长安的粟特画家 /211

第六章 入华粟特人美术中的主题图像 /215

第一节 火坛与祭司图像 /217

第二节 神祇图像 /226

第三节 丧仪图像 /237

第四节 商队图像 /242

第五节 乐舞图像 /247

第六节 突厥人图像 /263

第七章 入华粟特人艺术的变异与转换 /271

第一节 从纳骨瓮到石棺床 /273

第二节 入华粟特人艺术中的多元性 /279

第三节 入华粟特人艺术中审美的转换 /288

参考文献 /293

后记 /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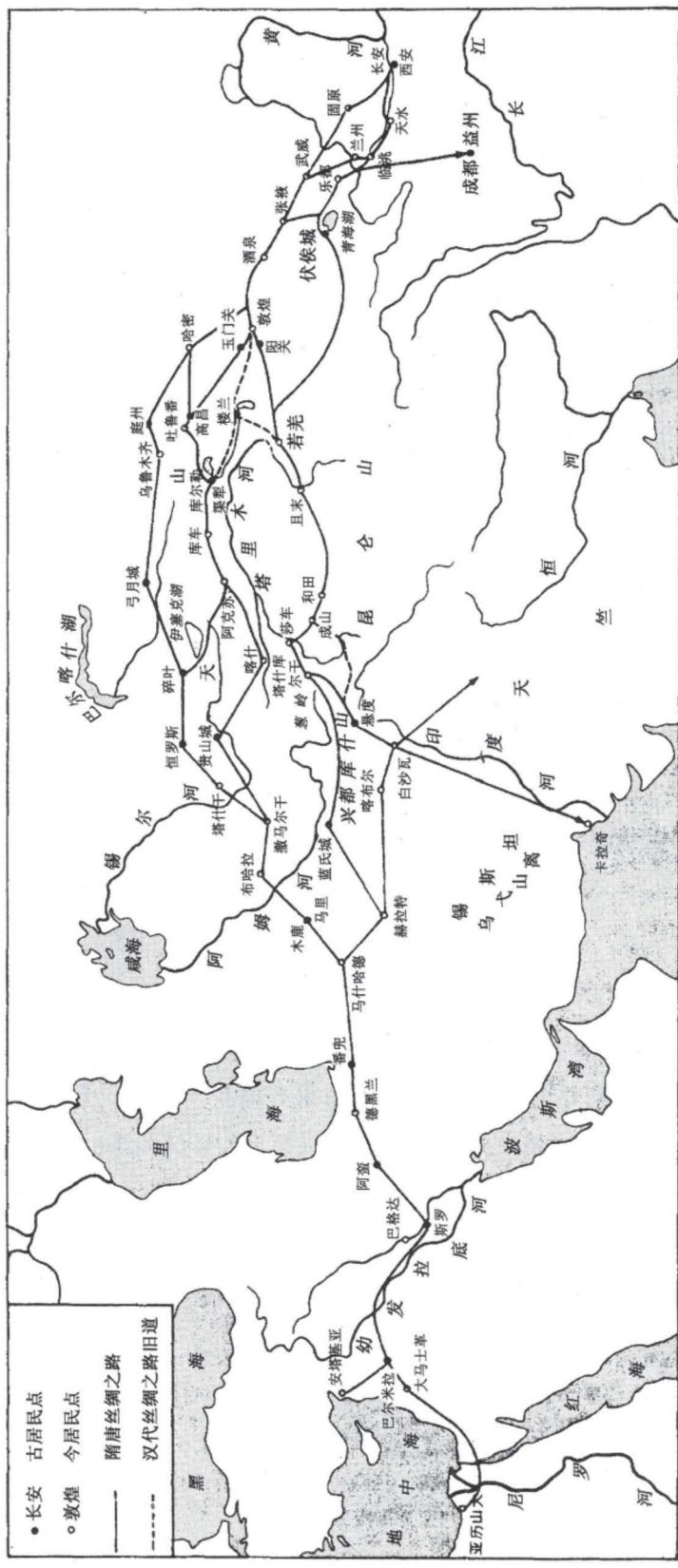
第一章

粟特人与琐罗亚斯德教

粟特民族是古代内陆中亚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生活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这一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索格底亚那，它地处丝绸之路的北道和中道上，依靠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粟特人素以四处经商而谋生。由于多种原因，这一地区一直没有建立过统一而强大的政权，先后由波斯、希腊、嚙哒、突厥、中国唐政府、阿拉伯等政权和民族行使管辖权。这一地区是一个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琐罗亚斯德教、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时间段成为这里的主要宗教，但年代最久远的当属产生于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这一宗教对教徒的成长、日常生活、祭祀和丧仪都有着繁琐的教义规定。在不同的地区又存在着不一样的宗教系统，波斯称为琐罗亚斯德教，粟特地区称为马兹达教，中国称之为祆教。因其崇拜圣火，因此又叫拜火教、火祆教。

第一节 历史上的粟特人与粟特地区

粟特人，在中国文献中又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粟特胡等等。在人种方面，他们是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代民族；在语言方面，他们是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的一支，即粟特语（Sogdian）；在文字方面，粟特人使用的是阿拉美文的一种变体，即所谓的粟特文。粟特人生活在中亚阿姆河（Amu Darya）与锡尔河（Syr Darya）之间的河中地区（Transoxiana），特别是泽拉夫珊河谷（Zarafshan Valley）一带，即西方古典文献所说的粟特地区（Sogdiana），又叫索格底亚那，其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还有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粟特地区的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分布着一个个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写就了发达的绿洲城市文明。粟特地区是中西路交通要道的枢纽，有着优越



丝绸之路 1-1 图

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成为古代伊朗、印度、希腊、罗马、中国等多种文明的汇聚之地，在中亚文明史及古代东西方交流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

一、历史上的粟特地区

历史上的粟特地区是由众多的城邦国家组成的，有康国、安国、曹国、何国、米国、史国、石国等等。其中以撒马尔干（Samarkand）为中心的康国最大，它常常是粟特各城邦国家的代表。此外，以布哈拉（Bukhara）为中心的安国，也是相对较大的粟特王国。还有位于对沙那（Sutrushana/Ushrusana）的东曹国，位于劫布咀那（Kaputana）的曹国，位于瑟底痕（Ishitikhan）的西曹国，位于弭秣贺（Maymurgh）的米国，位于屈霜你迦（Kushanika）的何国，位于羯霜那（Kashana）的史国，以及位于赭时（Chach）的石国等等。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这些小国或有分合，中国史籍称他们为“昭武九姓”^①。其实，有时候不止九个国家，而且中国不同的文献也有不同的昭武九姓^①。一般认为，由于唐代中西交通大开，前往中国的粟特人甚众，来到中国的粟特人为了不忘故国，同时又符合中国姓氏的习惯，遂以自己的城邦小国的名称为姓，形成九姓，由于在粟特地区以昭武为王姓的城邦主要有九个，遂称昭武九姓。历史上的粟特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因此长期受其周边强大的外族势力控制，先后臣属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康居国、大月氏部、贵霜帝国等。粟特人在各异族统治下，非但没有灭绝，反而更增强了自己的应变能力，不仅保存了独立的王统世系，而且成为中古时代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

关于隋唐时期以“昭武九姓”名称而出现的粟特民族的起源，学术

^①《唐书》记载昭武九姓为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而《文献通考》认为昭武九姓为米、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乌那曷、穆。

界一般都认同《魏书》、《北史》、《隋书》、两《唐书》中有关西域的记载，或认为是大月氏人西过大宛，又西至粟特地区而留止；或认为大月氏是种族，粟特是国名，都是昭武九姓大月氏种；或是贵霜兴起后灭康居而建立了大月氏王统。总之他们都是大月氏人之后裔。

从种族上来说，粟特人属于东伊朗部落，在公元前2千纪到1千纪之间，粟特人连同花喇子模人、西徐亚人等东伊朗民族就生活在伊朗高原东北部地区。直到公元前6世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崛起后，这一地区又成为其索格底亚那行省。此后，粟特地区先后被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大夏（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所统治。根据汉文资料，在西汉至北魏之前，此地建立了康居王国。再往后，粟特地区又被嚙哒、突厥所占据，直到6世纪左右，在这一地区开始再现昭武九姓。此外，粟特人在很早就创造了文字，根据近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粟特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粟特语已盛行于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即粟特地区）了^①。由此可见，粟特人居住于索格底亚那地区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关于粟特诸城邦国的地理所在，中国史籍中的一些记载，体现了中国中古时代人们对域外世界的认识。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中记载：

康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余里，东南属米百里，北中曹五百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②

这里所说的康国现今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干。

^① 龚方震：《粟特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②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3页。

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密者。东北至东安，西南至毕，皆百里所，西濒乌浒河，治阿滥谧城，即康居小王君长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余。^①

这里所说的安国即指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

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坦那、苏都识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阴，汉贰师城地也。东北距俱战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东北宁远，皆四百里许。……西曹者，隋时曹也。^②

东曹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乌腊提尤别。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赫时，汉大宛北鄙也，去京师九千里。东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腊，南二百里所抵俱战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周千余里，右涯素叶河也，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也。西南有药杀水。^③

石国即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米，或曰弥末，或曰弭抹贺。北百里距曹，其君治钵息德城，永徽时为大食所破。显庆三年，以其地南为谧州，授斯君昭武开拙为刺史。自是朝贡不绝。^④

米国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的南边。

①《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4页。

②同上，第6245页。

③同上，第6246页。

④同上，第6247页。

史，或曰伎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壑城故地。西北五十里距那色波，北二百里属米，南四百里吐火罗也。^①

史国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

以上这些粟特国家大部分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从地形上来看，其东部为天山山系，南部是吉萨尔—阿赖山系，东高西低，境内多为盆地。在历史的长河里，在这一地区的周边曾出现过很多辉煌的文明：其西南部为波斯帝国，南部为大夏，西部为阿拉伯，西北可达东罗马及地中海，北部是匈奴、嚙哒、突厥等民族的天下，而东部是强大的中华民族。这样的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由于粟特地区处在欧亚大陆东西方往来的主要干道上，使得粟特人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善于在各种民族间经商贸易的民族，他们在中古时代长期控制着东西方的贸易，并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二、粟特地区的历史

粟特地区境内多为山间盆地，绿洲地区素来以农耕业为主，同时畜牧业也很发达，是以农耕为主兼及游牧业的绿洲城邦国家，其“土沃，宜禾，出善马”，其人“嗜酒，好歌舞于道”，其风俗“以十二月为岁首，尚佛屠法，祠祆神，出机巧技，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泼为乐”^②。这一地区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粟特人生性怯懦，而周边民族关系又错综复杂，因此从未建立过自己统一的强大的帝国，几乎总是被其他国家或民族所控制，或是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属国。由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掘的不足，对这一地区整体历史的看法，至今依然有许多混乱和不明确的地方，下面结合中西文资料及考古发现，就粟特地区的历史做一简单梳理。

^①《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7~6248页。

^②《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3页。

根据考古资料，这一地区在史前就有人类活动。属于伊朗部落的粟特人、花喇子模人（Chorasmia）、西徐亚人（Scythians）和塞人（Saka）等部落居住在南俄草原和中亚，他们与周边民族，尤其是以后活跃在伊朗高原上的其他各伊朗系民族在族源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公元前7世纪，这一地区以人工灌溉系统为基础的农业已比较发达，但并没有出现国家形态。此后，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这一地区引得周边各民族争雄逐鹿、迁徙游牧、盘据经营，但其基本定居的民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①。

直到公元前7世纪，波斯的阿契美尼德（Achaemenian）王朝崛起，特别是公元前559年，居鲁士二世（Cyrus II，公元前559—前529）即位后，开始向粟特地区扩张，粟特这一地名才出现在文献中。从公元前550年起，居鲁士二世相继征服了米底、帕提亚（Parthia）、吕底亚（Lydia）、德兰吉安那（Drangiana）、马尔吉安那（Margiana）、花喇子模、索格底亚那、巴克特里亚、塞种部落以及犍陀罗（Gandhara）等地，并在这些地区设立了行省。在大流士一世（Darius I，公元前522—前486）时期，阿契美尼德王朝进入到了鼎盛时期，其疆界据《波斯波利斯铭文》记载：“自索格底亚那之后的西徐亚部落直到埃塞俄比亚，自印度直到吕底亚。”^②据说大流士建筑宫殿用的青金石和玛瑙就来自粟特^③。此外，大流士还修筑了一条自巴比伦，经厄克巴丹、帕提亚、巴克特里亚通往中亚、中国的驿道。据说这条驿道早已存在，但只是从他以后才开始变得安全可靠，畅通无阻^④。由此可见，这一时候，粟特地区一直处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之下。但这种统治是非常松散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粟特民

① 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页。

② 李铁匠：《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③ 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4页。

④ 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第5页。

族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各部落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力。到了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公元前 404—前 359）统治时期，帝国中央权力开始削弱，许多部落不再承认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宗主权，拒绝付赋税。特别在中亚地区，花喇子模、索格底亚那以及塞人部落，他们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关系已经不再是附属国，而是变成了一种联盟关系。

到了公元前 334 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36—前 323）率军征服了希腊各城邦，并远征波斯。在公元前 331 年重创了波斯大流士三世之后，结束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开始了亚历山大帝国统治的时代，伊朗地区因此进入到了希腊化时代。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就开始了对中亚的征服，与此同时的是粟特地区长期艰苦的反抗。由于希腊文化与当地的以琐罗亚斯德教为代表的本土文化产生了冲突，因此粟特人民对于亚历山大帝国的征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为了加速对这一地区的征服，实施了一系列笼络人心的举措，他极力拉拢上层贵族，与贵族联姻，并采用当地的制度习俗，如其规定施行波斯朝仪，行跪拜礼，他本人身体力行，戴波斯冠，穿波斯紫服，成为波斯式的皇帝^①。亚历山大的这些举措，立即也得到了回报。很多的贵族开始投降，帮助和支持亚历山大镇压民众的起义。亚历山大继承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秩序，采用相当宽松的管理手段，并没有过多地改变这一地区的社会内部结构，亚历山大帝国实际上就是“后阿契美尼德王朝”。

亚历山大在公元前 323 年逝世之后，他通过征服一手建立起来的亚历山大帝国也分崩离析。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势力消长之后，公元前 312 年，塞琉古（Seleucus）成为帝国内最具有权势的人物，他接管了亚历山大帝国的亚洲部分，从而开始了塞琉古帝国的统治，有些史书也称其为叙利亚，中国史书则称之为条支。但直到公元前 306 年，塞琉古才

^① 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第 52 页。

征服了索格底亚那，但估计这一征服也并不彻底，因为在此之后，粟特人一直进行着反抗塞琉古帝国统治的斗争。后来，塞琉古将帝国的注意力转向西方，这引起了东方贵族的诸多不满。于是，塞琉古任命其长子安条克为共治者，派他治理上行省地区，以示对东方各城邦、部落的重视和友好。索格底亚那便属于上行省。由于此后帝国统治者多继续专注西方，引起了东方各省希腊移民的不满，于是在公元前250年，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塔斯（Deodotus）宣布自己为希腊—巴克特里亚（中文史书称为大夏）国王，该国包括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和马尔吉安那三个行省。此时的塞琉古帝国国王安条克二世软弱无能，对于狄奥多塔斯的强权无力镇压，只好妥协。狄奥多塔斯名义上承认塞琉古王国为其宗主国，并与之联姻。这样，索格底亚那地区又处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管辖之下了。

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期间，由于月氏人的活跃，引起了中亚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运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衰亡之后，这一地区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国家，这就是康居。这一国家在中国史料中有所记载。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张骞在逃离匈奴后，是先到了大宛（费尔干纳），然后被送到康居，最后才到达大月氏。这时的大月氏已经占据了阿姆河以南地区，而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地区则由康居控制。《汉书·西域传》记载康居有五小王。根据《新唐书·西域传》中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康居五小王就是隋唐时期粟特地区诸国中的安、石、史、何、火寻，而这诸国都附之的康国，就是康居。有关康居的记载，中国的文献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①这是文献中所记载的第一次康居同中原王朝的官方往来。此后，《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晋书·武帝纪》、《晋书·苻坚载记》都有康居遣使曹魏、西晋、前秦的记载，而其最后一次遣使，是在苻秦建元

^①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2页。